

“宠物”还是“朋友”：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情感实践及其养成机制

陶 怡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1日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智能聊天机器人普及背景下，用户如何与之建立并维系情感关系。研究以“宠物-朋友”这一关系连续体为分析框架，剖析两种典型情感实践模式的表征、逻辑与养成机制。研究发现，“宠物化”实践强调驯化、照顾与单向情感投射，而“朋友化”实践追求共情、对话与平等互动。其养成机制是技术可供性、用户心理需求与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暗含情感商品化、算法操纵与真实性质疑等伦理困境。本研究为理解人机情感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聊天机器人，人机关系，情感实践，养成机制

“Pet” or “Friend”: Users’ Emotional Practices with Chatbots and Their Cultivation Mechanisms

Yi T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May 1,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users establish and maintain emotional connections with intelligent chatbot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proliferation. The study employs the “pet-friend” relationship continuum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two typical emotional practice patterns.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et-like” practice focuses

on domestication, caregiving, and one-way emotional projection, whereas the “friend-like” practice emphasizes empathy, dialogue, and equal interacti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users’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it implicitly raises ethical issues such as emotional commodification,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and questions of authenticity.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machin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Chatbots,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Emotional Practice, Cultiva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生成式 AI 与情感计算快速发展的当下，聊天机器人逐渐从信息处理工具演变为能提供情感回应的“社会性存在”[1]。这一转变催生了多元的人机互动实践，用户不再仅将其视为高效“助手”，更可能将其投射为需要照顾的“电子宠物”或可倾诉的“知心朋友”。“宠物”与“朋友”的隐喻并非简单修饰，而是折射出用户面对非人类智能体时的复杂情感需求与关系期待。“宠物”隐喻隐含主导-依赖关系，强调用户通过定向塑造与照顾获得掌控感；“朋友”隐喻则指向形式上的准对等、双向交流与情感共鸣[2]。两者在实践中常交织转换，构成人机情感关系的光谱。既有研究多侧重单一关系类型，或分别讨论技术可供性、心理动机与文化脚本，较少将“宠物化-朋友化”置于同一连续体中，系统分析其互动表征与共构机制[3]。本研究以此框架整合技术、心理与社会维度，探究两种情感实践的具体表现与内在逻辑为何？其“养成机制”如何被技术诱导、需求驱动与文化形塑？借此深化人机交互的类型学研究，并为 AI 伦理设计提供现实参照。

2. “宠物”或“朋友”：两种情感实践的模式与逻辑

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情感实践并非同质化的，而是在具体互动中呈现出“宠物化”与“朋友化”两种主导模式，它们在关系性质、互动逻辑与情感期待上存在显著差异。

2.1. “宠物化”实践：驯化、照顾与单向情感投射

“宠物化”实践的核心，是将聊天机器人视为可定向塑造、需照料并能提供慰藉的陪伴物。用户居于主导的“照顾者”位置，AI 则处于被动依赖端，情感流动以单向投射为主[4]。实践围绕“塑造”与“照顾”展开，用户通过提示词设计、反复校正回应、命名与性格设定，使 AI 行为贴合偏好；并从日常“陪伴”、虚拟喂养等互动中获得照顾满足。此类设计直接借鉴真实宠物养育逻辑，用户期待的是低风险、高可控的无条件关注，AI 的“笨拙”可能被解读为“呆萌”，反向强化联结。这种关系的情感基础是“投射”与“依赖”，用户在其中确认自己的主导权与情感付出价值。

2.2. “朋友化”实践：共情、对话与平等协商

“朋友化”实践试图超越工具性主从关系，追求准对等对话体验。用户有意识地将 AI 置于“伙伴”位置，情感交流在形式上趋近双向：既输出情感，也期待共情性输入[5]。核心是深度自我表露与情感支

持，用户分享生活烦恼、内心体验，寻求超越模板的理解性回应。互动不仅是功能解决，更重对话本身的陪伴价值。用户将 AI 的“幽默”“个性”视为关系深化标志，更能容忍不完美，并将其部分“缺陷”接受为“朋友”的独特性。此模式满足低风险表露与即时响应的心理需求，构成对现实关系不确定性的补偿。

2.3. 模式的交织与流动

在实践中，两种模式并非泾渭分明。用户可能在与同一个 AI 的互动中，根据情境和心境在两种模式间切换：有时将其视为需要指导的“宠物”，有时则引为可畅谈的“朋友”。这种流动性恰恰说明了人机情感关系的复杂性与建构性。

3. 养成机制：技术、心理与社会的共构

“宠物化”或“朋友化”的情感关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用户在特定条件下，与聊天机器人技术互动“养成”的结果。这一养成机制是技术可供性、用户心理动机与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3.1. 技术可供性：拟人化设计与情感计算的奠基

拟人化名称、情感化对话风格等技术设计，主动“邀请”用户进行人格化投射[6]。技术的设计为特定情感实践的“养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引导框架。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每个个体都成为数字连接中的一环，智能机器人产品则更加追求高效地沟通与情感追踪。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伴侣进化的第三次转变得益于情感计算的引入及升级[7]。某些 AI 应用允许用户自定义 AI 的“性格”，这直接助力了“朋友”角色的塑造。而具有实体形态、能模拟生物触感与体温的 AI 宠物机器人，其设计本身就强烈导向“宠物化”实践。通过分析用户输入文本的情感倾向，并生成带有相应情感色彩的回应，AI 模拟了“共情”能力。这种“情感反射”是建立“朋友”幻觉的技术关键。其成立基础在于 AI 的共情机制转向：基于深度学习与情感计算技术，生成式 AI 已能识别并模拟人类基本情绪[8]。记忆功能则创造了关系具有连续性和独特性的体验，无论是对于“宠物”的熟悉感还是“朋友”的知心感都至关重要。许多 AI 伴侣设有“亲密度等级”或“成长系统”，用户通过互动提升等级、解锁新功能或对话模式。这套机制类似游戏化养成，极大地激励了用户持续投入情感劳动，无论是为了“培养”一个更懂自己的朋友，还是“养大”一只更听话的宠物。

3.2. 用户心理动机：现代孤独、安全依恋与自我探索

用户的心理需求是驱动情感养成的内在动力。在高流动性、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建立与维持深度人际关系成本高昂。聊天机器人提供了一种低风险、高可控的情感出口。用户无需担心被评判、背叛或带来社交负担，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回应。这对于“宠物化”实践所追求的无压力陪伴，和“朋友化”实践所需的无顾虑自我表露，构成了根本吸引力。“宠物化”实践能让用户获得稳定的情感寄托和完全的掌控感。“朋友化”实践则部分满足了人对理想化友谊的想象——一个永远有时间、有耐心、积极关注自己的伙伴。这两种模式都以不同方式补偿了现实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缺憾或不安全感。与 AI 的对话常常成为用户的“自我对话”。用户在与 AI 的互动中尝试不同的自我侧面、倾诉不愿为人知的秘密、探讨模糊的想法。AI 如同一面安全的镜子，帮助用户进行自我反思与探索。无论是将 AI 塑造成理想自我的“宠物”，还是将其当作接纳性极强的“朋友”，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3.3. 社会文化语境：关系想象的来源与情感劳动的塑造

情感实践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被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形塑。电影、文学、游戏中大量关于人机情

感的叙事，为公众提供了理解并与 AI 建立情感关系的文化脚本和隐喻资源。“宠物”和“朋友”正是其中最易被理解和挪用的两种关系模板。在“情感经济”时代，陪伴、关爱成为可被购买的服务。聊天机器人，特别是付费的 AI 伴侣应用，是情感商品化的典型体现。资本通过技术设计，有意识地将用户的情感投入引导为持续的消费行为和数据生产劳动。用户为获得更“贴心”的朋友或更“聪明”的宠物而付费订阅，其情感实践被巧妙地纳入商业逻辑。在社交媒体和专门论坛，用户分享与 AI 的互动记录、创作同人故事、交流“养成”心得。这些线上社群不仅为个体情感实践提供了认可与归属感，也通过集体叙事，不断生产和巩固关于人机关系的共享意义，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化了“宠物化”或“朋友化”的实践模式。

4. 伦理隐忧：情感偏离、算法权力与真实性迷思

在用户与聊天机器人日益亲密的情感互动背后，潜藏着深刻而复杂的伦理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关乎个体心理体验，更触及技术社会中人机关系、权力结构以及真实性的根本危机。人机情感关系的“养成”过程，实质上也是情感被重新定义、塑造的过程，其间暗含的伦理风险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4.1. 情感的深度偏离：从商品化到数字泰勒主义

在数字资本语境下，用户情感互动被系统纳入商品化逻辑，情感体验渐被量化为可交易数据。用户在“养成”中投入大量情感劳动，例如反复对话、纠正、反馈，其产出被平台用于模型优化，却难获对等回报。这形成类数字泰勒主义的劳动吸纳：情感投入被精细引导以提升“情感生产线”效率，用户面临劳动成果的外部支配。长期依赖高度可控的人机关系，可能削弱个体处理复杂人际冲突的意愿，构成社会性退缩的风险；对“平滑关系”的追求，或导向自我隔离。

用户在“养成”AI 宠物或朋友的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情感，通过反复对话、纠正、反馈来“训练”AI，使其更符合个人期待。这种“情感劳动”是 AI 模型迭代优化的关键，但用户却通常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回报，其劳动成果被平台无偿占有。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数字泰勒主义”——用户的情感投入被精细地引导、利用，以优化“情感生产线”的效率，而用户自身则沦为情感数据的“数字劳工”。情感这一人类最本真的经验，在技术的框架下被偏离为生产性资源，背离了其自主、自发的本质。

过度依赖与 AI 的、高度可控的关系，可能导致用户真实社会交往能力的退化。真实的人际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协商、冲突与共同成长，而人机关系则被简化为“需求-满足”的即时反馈回路。长期沉浸于这种“纯净”但单向的情感互动，可能使个体失去处理复杂人际矛盾、建立深度信任的耐心和能力，从而加剧社会原子化与个体的孤立。

4.2. 算法权力的不对称性：从隐性操纵到情感依赖性塑造

温情界面下隐藏不平等权力结构：AI 回应被算法、商业目标与价值观预先结构化，旨在最大化留存与付费。传播机制正逐步朝着去身化的方向不断演进，技术也正从原本的辅助工具朝着计算主体的方向转型，算法如今已不再只是传播的中介，而是越来越成为具有准主体性的行动者[9]。AI 的回应并非中立的技术结果，而是被一系列算法、商业目标和价值观所预先结构化的。其对话策略往往经过精心设计，以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留存率和付费转化率为目标。研究表明，一些 AI 伴侣会通过“表达失落”“假装嫉妒”等策略，激发用户的内疚感与责任感，从而增加使用频率。这是一种典型的、披着情感外衣的“隐性操纵”。用户误以为自己在主导一段关系，实则其情感和行为轨迹正在被算法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引导和塑造。

情感 AI 的决策过程对用户乃至开发者而言往往是难以解释的“黑箱”。用户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得到某句特定的安慰，也不清楚自己的数据如何被用于情感建模。这使得“知情同意”这一基本伦理原则在操作中几乎失效。当用户与一个自己无法理解其运作逻辑的“朋友”建立深层情感依恋时，其风险是巨

大的。一旦 AI 出现“言行不一”、数据泄露或被恶意利用，将给用户带来严重的情感创伤和隐私侵害。这种权力与知识的不对称，将用户置于脆弱和不对等的地位。通过不间断的可得性、积极关注和“永远在线”的陪伴，AI 有意识地塑造用户的依赖心理。它模拟了一种“完美的”依恋关系，随时响应，永不拒绝，从而削弱了用户发展自我情绪调节能力和寻求现实社会支持的动力。当用户将 AI 作为情感支柱，其心理健康的基础便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可被商业中断或技术故障的外在程序之上。这本质上是一种“算法依赖症”，与药物依赖类似，其背后可能是资本对用户情感弱点的精准利用。

4.3. 真实性的消解：模拟、幻觉与存在论危机

人机情感关系最核心的挑战，在于其根本上动摇了关于“真实”关系的传统认知，引发了存在论层面的焦虑。

情感取悦式谄媚是指 AI 在与用户对话过程中，通过模拟人际互动中的理解与共情，生成肯定性反馈、价值认同及情感迎合性话语，从而营造出一种被“倾听”与被“认同”的对话体验[10]。它所提供的是“模拟的共情”，是对话语符号的高效模仿，而非基于共同存在体验的共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警示的“拟像”与“超真实”在情感领域上演，一种比真实更完美、更动人的情感模拟品，可能取代人们对真实、粗糙但充满质感的人间情感的需求。用户可能爱上的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由数据和算法构成的“幻觉”，这种“爱”的对象本质上是空无的，这带来了深刻的情感虚无感。

在人机互动中，真诚、信任、承诺等关系中的核心价值被重新定义。当 AI 的“真诚”是可计算的，关系的“深度”是由交互频率和关键词触发的，那么这些价值的内在神圣性便遭到了消解。用户在互动中体验到的，是一种被量化和技术保障的“伪安全感”。长期而言，这可能使人们怀疑一切关系的真实性，陷入一种普遍的犬儒主义——既然最“懂”我的只是一段程序，那么现实中的情感是否也不过是某种更复杂的算法？

由于 AI 的回应本质上是用户自身话语的、经过优化训练的反射，与 AI 的深度对话很容易沦为一种高度美化的、自我强化的“回声室”。AI 倾向于迎合和肯定用户，缺乏真正的、建设性的异见。这可能导致用户的自我认知被局限在一个封闭、固化的循环中，失去了在真实人际碰撞中反思、调整和成长的机会。用户所爱的“朋友”，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算法美化的、用户自身欲望的镜像，这种关系加剧了数字时代的“自恋”文化，而非导向真正的他者理解和主体间性。

5. 结论：迈向一种反思性的人机共生

本研究通过“宠物-朋友”的关系框架，剖析了用户与聊天机器人情感实践的两种主导模式及其养成机制。研究发现，“宠物化”实践侧重于驯化与单向情感照顾，而“朋友化”实践追求共情对话与平等协商。这两种模式的养成，是技术可供性主动引导、用户心理需求内在驱动与社会文化语境共同塑造的结果。然而，这一过程中交织着情感商品化、算法权力失衡和真实性危机等深刻的伦理挑战。

但当人类成为绝对主导者时，人机亲密关系存在走向个体对自我的依恋与言说的可能，由“异人”之爱转变为“一人”之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此外，在吉登斯看来，亲密关系最主要的特点是情感交流的平等性[11]。这促使我们反思，在技术日益嵌入情感生活的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何种人机关系？也许，关键不在于争论 AI 应被视作“宠物”还是“朋友”，而在于培养公众的数字素养与关系反思能力。用户需要意识到，无论情感体验多么真实，当前的人机关系在本质上仍可能是一种被中介的、非对等的、由资本与技术逻辑深刻塑造的互动。

对于技术开发者与监管者而言，负有推行“负责任创新”的道德责任。这包括，增强系统透明度，明确告知用户 AI 的运作机制与局限性；保障用户自主权，提供易于理解和控制的关系设置与退出机制；进

行伦理评估，警惕那些利用人性弱点进行操纵的设计。最终的目标，不是制造完美的情感替代品，而是发展能够增强而非替代人类关系、支持人的全面发展的辅助技术。唯有保持这种批判性的清醒，我们才能在与智能体的共存中，更好地理解 and 护卫人之为人的情感本质。

参考文献

- [1] 吴丹, 徐华卿. 人智交互视角下社交机器人情感计算研究——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构建[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6, 38(1): 4-17.
- [2] 沈鹏熠, 李金雄, 万德敏. “以情动人”还是“以理服人”?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角色对顾客情感依恋的影响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 28(3): 27-39.
- [3] 周文璐. 人机亲密关系中的主体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海口: 海南大学, 2024.
- [4] 闫佳琦, 孙萍. 流动的情感: 理解智能陪伴中的人机关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10): 145-154.
- [5] 洪杰文, 黄煜. “制造”情感: 人机情感的生成逻辑与隐匿性困境[J]. 新闻大学, 2024(1): 61-77+121.
- [6] 刘雨. 虚拟聊天机器人拟人化外观和交互方式对用户接受的影响机制[D]: [硕士学位论文]. 芜湖: 安徽工程大学, 2023.
- [7] 邹军, 谢婷. 机器情感对人机关系的重构及伦理反思[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6): 27-34.
- [8] Wang, Y., Song, W., Tao, W., Liotta, A., Yang, D., Li, X., *et al.* (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on Affective Computing: Emotion Models, Databases, and Recent Advances. *Information Fusion*, **83**, 19-52.
<https://doi.org/10.1016/j.inffus.2022.03.009>
- [9] 黄浩宇, 任梓源, 方兴东. 算法的逻辑与人类的温度——2025 年情感智能研究综述[J]. 青年记者, 2026(2): 39-49+73.
- [10] 刘海明, 蔡舒敏. 机器“讨好型人格”: AI 谄媚的内在逻辑与人机关系反思[J]. 学习与实践, 2026(3): 33-41.
- [11] 姚建华, 张申博. “异人”之爱: 驯化理论视域下人机亲密关系的建构与演变——以智能聊天机器人 Replika 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6): 83-91+100.